



井

上

靖

中

# 孔子

国

古

代

历

史

小

说



[日]井上靖 著

选

包 容 林怀秋 译

井上靖 中国 古代 历史 小说 选

# 孔子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9-0499 号

COLLECTED NOVELS by Yasushi Inoue

Copyright © by Fumi Inou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日)井上靖著;包容,林怀秋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2.10

(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

ISBN 7-02-003756-9

I. 孔… II. ①井…②包…③林… III. 长篇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246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孔 子

Kong Zi

[日]井上靖 著

包容 林怀秋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阳区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通州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3756-9/I·2869

定价 19.90 元

# 目 次

孔子.....	1
杨贵妃 .....	255

孔 子



## 第 一 章

—

先师孔子逝世时，我也追随别的门人，在都城以北的泗水河畔孔子墓地结庐守孝三年。其后，我就移居到这偏远的山村里来，过着将就能糊口的日子，直至今日。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之间，夫子仙逝已经三十三个春秋了。其间，我一直尽量避开尘世间的纷扰，因为我觉得既然远离墓地，就更要尽心尽意地侍奉先师，直至终此一生了。我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忖度夫子之所想，犹如侍奉在夫子身边一样，一天天地打发日子。除此之外，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就别无所能了。至于那些惹人忧天之类的事，当然更不敢妄自僭越了。

的确，您说得不错，听说在我们守孝三年之后，夫子的高足子贡，又守孝三年，前后一共守孝六年。不过，这事即便不是听说，我也相信子贡会那样做的。

在我们七十来个人结束了服丧三载的那天早晨，大家如释重负地准备各奔他乡时，先打好行李的就依次去子贡那里辞行。因为三年守孝期间的一切都是由子贡安排的，而且在经济方面

如无子贡的资助，我们也是无法守孝的。

不论是谁，一走进子贡的房里，就和他紧紧拥抱，然后大家又在他身边互相拥抱，泪洒襟前，依依而别。

我也那样做了。隔窗望去，在夫子墓旁，已经为子贡搭起新的草庐了。子贡四十六岁，他要继续侍奉夫子三年。

虽然我对如此有子贡风度的服侍先师的做法非常向往，但是，那并非是我等所可仿效的。因为我意识到，如果今后还有服侍墓侧的人的话，在子路、颜回已经故去之后，就只有子贡，而且也应是子贡了。

我提起了子路和颜回的名字——师兄们的名字至今未被湮没，又能让您听到，这使我喜不自胜。但是，子路六十三岁而歿，颜回四十一岁去世，皆先于先师过世了。

您问我么？我虽比颜回小五岁，却不知不觉地比颜回多活了三十年、比子路多活八年，现在已经接近七十三岁逝世的先师孔子的享年了。所谓马齿徒增，令人惭愧。不过，这也是天意，我打算秉此天赐之余生，无愧于一己，思无邪地活下去。

如您所见，我现在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我耕种了一点田地，但求勿被世俗的污浊所染，以自己为中心，送走一天又一天。也许，胸怀博大的夫子并不责怪我吧。你这样很好，我仿佛听见夫子如是说。其实，夫子也很希望像我现在这样迎来又送走每一个日子的，他渴望得不得了！我，只有我，最了解夫子这样的心思。

但是，他没那样做，而且也做不到。因为他在日夜苦思，能否使这个混乱到了极点的世界有一点改善，能否使不幸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向人诠释他的主张：“你们的眼光千万不要离开这混沌的世界。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离开这众生芸芸的现



世<sup>①</sup>。难道不是么？如果不和被称之为人的流辈共同生活，还能和别的什么共同生活么？毕竟不能与鸟兽为伍呀！”<sup>②</sup>——我听得出来，夫子的声音里或多或少有点凄凉。那是夫子说给自己听的声音啊。

不过，夫子是非常宽厚的，他不会把对自己的要求强加在连弟子都不是的我的身上。“你想进山就进山吧，这很好，洁身自好地活下去吧，这很好。”自从我进山以后，多少次听到过夫子那宽厚而又慈祥的声音啊！

您问及天命，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坦率地说，在夫子亲口说出的话当中，它是令我这样的人感到最深奥难懂、最发怵的词了。究竟什么是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sup>③</sup>夫子说“天何言哉”，的确不差，天什么也不说，四季按时运行，万物欣然生长。但是，天什么也不说。

夫子确实说过“吾五十而知天命”<sup>④</sup>这句话。好像是他结束了流亡和游说<sup>⑤</sup>回到鲁国之后，在众多弟子面前说的。总而言之，那是他晚年的话。我想，你也许对夫子这句话有所提问，但是，夫子说那话时，乃至平时，对此从无从解释。大概想留给大家去各抒己见吧。

夫子去世以后，在我们服丧的后期，众门人以子贡为核心，一一列举夫子生前的言论，对那些言论的生命力进行了讨论，并

---

① 佛语，前世、现世、来世共谓三世。现世亦称现在世。

② 见《论语·微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

③ 见《论语·阳货》。

④ 见《论语·为政》。

⑤ 本文中所述的“漂泊”“流浪”“游说”皆出于“周游列国”“陈蔡绝粮”等故事。

且以恰当的形式，像夫子亲口所说那样编写出来。有时我也忝得一席，洗耳恭听。

我记得那种集会刚开始的时候，一连几夜，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知天命啦、畏天命啦、天啦、命啦争论不休。当时我坐在那里，尚未从夫子逝世的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所以和对夫子生前之词争论不休的气氛格格不入，因而也记不清把天命二字的含义最后归结到哪里去了。

要说天命，先得说说天为何物。那么，天究竟是什么，夫子所思所想的天又是什么样的呢？我到这深山里的小村三十余年，每年都要思考几回有关天的问题。而且，每次我都钻进夫子口述的天命这个词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兜来兜去又回到原地。对您的提问，我也只能提供我如此摸索的经验，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不过，喏，对于您的提问，请允许我暂时不做回答好么？这样做也许更为稳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给我一些宽限，让我整理、归纳我的思绪，然后再阐明我对天和天命的见解吧。

这些事暂且不表。自从夫子去世至今已经三十三年——听说现在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正在夫子生前讲学的塾馆里从各个方面宏扬夫子的学说，我感到十分欣慰。

虽然夫子仙游，恍如昨日，但是，三十三年的岁月毕竟沧桑巨变了。自从先师去后，他晚年的门人弟子之中，有的应召供职于诸侯、有的隐居遁世终生不出。人各有志啊。如果子贡庐墓六年之后留在鲁都，先师逝后的孔门情形也许会与现在多少有些不同；但是，子贡原本是卫国人，而且也龄垂五旬，所以身归故里卫国，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此外，子夏、子张、子游等先师晚年的门生，在服丧三年之

后，也在先师讲学的塾馆里守过一个时期。但是，听说他们分裂成几派，对“礼”的解释产生了对立。不久之后，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杳然了。

像您所说那样，子夏已回故国卫去了。但是，子张、子游的故国陈、吴已亡，也回归故里去了么？他们虽然年轻，也不过小我十岁，能有机会回到出生之地，也算是顺其自然了。尽管如此，夫子的学说依然通过那些优秀的门生弟子，在黄河、淮水以及中原各地广为传播，到处宏扬吧。

现在，在夫子讲学的中心鲁都，有关夫子的一切，正从夫子晚年的弟子们，传到负有时代重任的你们的肩上。夫子的学说由他死后并不相识的下一代的各位捍卫和宏扬，这就使我完全放心了。

难道不是么？你们正在把夫子浩瀚的论述无一遗漏地搜集和整理起来，然后再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诠释。——我仅仅听说就感到这工程的浩大了。而且，由此想及夫子上生前，我虽有幸侍奉左右，却稀里糊涂地度日，时至今日，真是后悔莫及了。

这些暂且不表。既然承蒙各位光临，我就想讲一点对各位有益的事，回答一下各位的提问。今天，就请允许我讲一讲“孔子教团和我的关系”吧。虽然事前无所准备，但是，也许能够回答各位的提问吧。另外几个深奥的问题，请允许我再准备一下，等你们下次，或者下下次光临时再讲吧。

我想您已经知道，我和其他门生不同，我是从半路上，无意之中混进夫子的教团里来的。后来我就赖住不走，侍奉夫子了。夫子晚年在这个国家度过的几年，我既不是受命于谁，也不是接受了谁的劝告，而只是出于个人的心愿，主动在教团里当杂役的。只要有一点闲暇，我就尽量待在能够听到夫子的声音的地方。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自称是门生，夫

子也许会慈祥地付之一笑；可是，别的门生们就会面有愠色了。

好啦，既然我的情况如此，就首先从如此处境之中的我讲起吧。现在天还大亮，为了您回家不贪黑，我打算在天黑以前讲完。

我生在蔡国。虽然我已经有些年没提起我的出生之地蔡国了，但是，只要一说起它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弥漫在沙尘之中的由泥土房屋组成的村落，掩映它的稀疏的梧桐林以及流淌在那片梧桐林后边的那浩浩荡荡的汝水。于是，我的心里就充满哀伤。

据说这个蔡国是周武王之弟蔡叔度为了统治殷的遗民，创建于他的封地颍水和汝水之间的。可是，那时的都城并不是生我养我的新蔡，而是同样位于汝水边上，在很远的上游的上蔡。

武王死后，不知是何原因，在上蔡建国的蔡叔度向周朝举起了叛旗。后来失败，蔡国几乎被灭。但是，叔度之子胡，使蔡国复兴，才勉强地保住了国脉。因此，这个蔡国从建国伊始，就走在一条坎坷的历史道路上。

关于这些姑且不表。本来以上蔡为都城的蔡国也拥戴周朝，是中原的诸侯国之一。但是，那也是周朝鼎盛时期的事了。不久，当吴、楚等包围中原的外族大国把势力伸向中原以后，悲惨、苦难的历史就开始了。

如果用苦难的历史来形容的话，也许对每一个中原的诸侯国都很合适，但是，蔡国苦难历史的大部分，却是源于它与南邻的夷狄之邦楚国的争执。

蔡国定都上蔡，历经十八代、凡五百年；其间，遭到从南方步步进逼的大国楚国的压迫不计其数。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恐怕就是第十三代蔡哀侯时所遭受的楚文王师出无名的大举征伐

了。当时蔡国民众的悲惨经历,以各种形式流传了下来。后来,到了第十八代灵侯时,又是无缘无故地,由楚国策划、暗杀了灵侯,几乎亡国。后来,虽然由于平侯在两年之后迁都新蔡而复国,但是,这一举动的背后,也是楚国的力量在起作用。

如此一来,蔡国虽然复国,但是,悲惨地沦为楚国的属国是不必问的了。我们这些人就在国家所遭受的无穷无尽的屈辱之中成长起来了。

总而言之,蔡国延续十八代、历时五百年的上蔡时期结束之后,步入了新蔡时期。迁都新蔡是在平侯二年(公元前五二九年),十三年后,我出生了。

我在幼年和少年时期,不知多少次听大人们讲述过旧都上蔡曾经拥有的兴盛。虽然它在历史上历经苦难,但是,既是五百年的都城,无疑上蔡拥有其独特的、仓促营建的都城新蔡所不具备的长处。然而,那些大人们说不完的车轱辘话,在我们这些生于新蔡,长于新蔡的年轻人的耳朵里,只不过是一种难言的悲哀。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大人们带领我们几个孩子沿汝水北上,走了四天,踏上了旧都上蔡的土地。那里果然是个大集镇,长长的衢巷,路旁商贾林立,前来购物的远乡近邻的人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那是迁都新蔡之后,从城里移居来的人们新建的集镇。

当年的上蔡城,迤邐在离那集镇不远的地方,已有一半成了大平原上的废墟。护城河已完全淤平,城墙像掉了牙齿似的,到处是缺口,围拢着那片大废墟。

我们顺着一个缺口登上城墙,眼前是望不到边的无人居住的土房,只剩下了残垣断壁,被深深的荒草掩蔽着,一簇簇的柏树、银杏、槐树和柳树,却郁郁葱葱地高耸云天。至于那些曾在

此居住过的大人们所深深怀恋的都城的通衢大道，则早已杂草丛生，连它的只鳞片爪也辨认不出来了。不过，举目四望，那废墟倒足有新蔡城的两倍大呢。

城墙上的回廊宽阔得足够练兵之用，我们站在那宽阔的回廊的一角，凝视着眼下被划成整整齐齐的方块的旧都那荒凉的废墟。这时，一大群我从未见过的候鸟，恰巧分成整齐的几列，从废墟上依次斜掠而过。那些候鸟是废墟上的惟一的生命，它们那列队严整的飞行的雄姿，至今还深深地残留在我的眼帘里。

由于我们亲眼目睹了眼前的上蔡城的惨状，所以我们这些出生在新蔡的少年们便觉得新蔡比上蔡更美、更壮丽，而为生活在那里而感到难以言状的庆幸了。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吧。

多年以来，备受楚国欺凌的蔡国，迁都新蔡以后，不知出于何种缘故，是因为与吴结盟，还是因为被吴所逼，居然在当时极为不利的形势之下，与吴共同对敌，向楚国出兵了。而且，在蔡昭侯十三年，也就是迁都以后的第二十二年、我十一岁时，在柏举大破楚军主力，渡过汉水，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了楚国郢都。因为击败了不共戴天的宿敌楚国而举国欢庆的情景，十分清晰地印在我这颗幼小的心灵上。这也许是周王朝的后裔姬姓侯国——蔡国，在与夷狄之邦的楚国打了几百年交道之后，得到的惟一的一次宣泄积忿的机会吧。

但是，那梦幻般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蔡国就遭到楚国大举反攻的报复了。十二年后，昭侯二十五年，楚军在顷刻之间大军压境，国都新蔡被楚国大军团团围住，楚军要挟蔡国将都城迁往遥远的楚地。

至此，蔡国只能惟命是从了。一下子全国大乱，吴国又趁机

重新介入。

吴国抢在楚国之前，不露声色，一夜之间就把大军开进我们新蔡城，并且逼迫蔡国把都城迁到处于吴国势力之下的遥远的州来去。这次突如其来的迁都，就发生在我二十四岁那一年。

所谓迁都，其实就是重封领邑，但是，重封领邑也毕竟不能把整个国家搬走，所以，还有半数无法迁移的居民就只得留在原地做新蔡的遗民。

好吧，那么，就让我从楚军进攻开始，讲一讲蔡国在被迫之下仓皇迁都州来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吧。

如前所述，昭侯二十五年（公元前四九四年），战车辐辏相连的楚国大军，突然包围了蔡都新蔡城。那时，漫长的严冬刚过，汝水已经略有暖意。

楚军一连九天九夜，昼夜不停地在离新蔡城正门几百米远的地方构筑了营垒。那营垒厚一丈，高两丈，完全阻塞了城里与城外的来往。此外还有东西南北几个城门，也被楚军的战车兵团牢牢控制住了。

由于蔡国的兵力大部分部署在边疆，都城的保卫力量非常薄弱，所以一筹莫展，只有任凭楚军为所欲为了。

筑起营垒之后，楚军就驻扎在那一地区，号召蔡国民众投降了。自那以后，一连几天，每天早晨都能看见惧怕城里变为战场的蔡民分成男女两组向楚军驻屯的营垒走去。但是，像这样在楚军的威吓之下走出城门的民众为数并不算多，大部分居民仍然原地不动，留在城里。

就在这时，街巷之间传出了蔡国国君接受楚军的要求向楚国内地迁都的消息。被楚军营垒所阻，与近郊完全断绝了来往的新蔡城里寂静得可怕，洒在街市上的春日的阳光，令人感到茫

然。

有关迁都的传闻，入秋以后变为事实了，而且楚军发出了布告：蔡国即将向江（长江）北、汝水之南的地区迁都，全体居民务必迅速准备。

城里虽然一度出现混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因为不论是谁，都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冷静下来考虑。

不久之后，虽然他们在街头巷尾议论起那座不得不去的新的城邑，但是，为了迁居应该带些什么、怎样准备，谁也说不上来，只能站在那里发呆。

人们在惶惶不安之中辞去旧岁，迎来了昭侯二十六年。那些以城外的民宅和农舍为兵营的楚军，依然围困着新蔡城，并没有新的动向。新年之后，他们又发出了迁都的布告。但是，城里却意外地平静，并没引起什么波动。不仅如此，从春到夏，一时间又传出了取消迁都和改变迁移地点等等的谣言。

到了夏季的末尾，楚军发出布告：迁都日期为十一月，新都设在长江与汝水之间的平原上，那里土地肥沃，全体居民应立即准备迁移。至此，新蔡城里才大乱起来。与此同时，围城年余的楚军也开始撤兵了。

虽然楚军开始撤兵令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迁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迁移的日期也迫在眉睫了；但是，到了这般时刻，人们仍在东窜西窜，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有任何人为迁都做准备。这次和由上蔡迁往新蔡不同，上次是国内迁都，而这次是去异国他乡，而且迁至楚国的内地，谁也不知应该怎样举措呀。

但是，在这座垂死的城池里，却发生了意外的变故。就在离迁都只差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源源不断的吴国军队和战车忽然涌进了新蔡城。士兵们全身戎装，城里到处都驻扎了吴军，所有的空地都摆满了战车。吴军在街头上燃起通红的篝火，风声鹤



喉，新蔡城顿时失去了常态。

虽然没有人下令，我们却只穿着随身衣服，逃出城外，去汝水河畔躲避。从城里逃出的人群挤满河边，不论是堤上堤下，或是稀疏的梧桐林里，都挤满了大小的人群。到处是真伪莫辨的流言蜚语，那些消息虽然不知来自何处，但是总有人传来传去。

吴军开进来，无非是要惩罚蔡国通楚和迁都楚国内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蔡国只有中止向楚地迁都，而且事实上也做了如此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也许会认为老百姓们会因此松一口气，其实不然。尽管事实上停止了迁都楚地，可是，迁都并没被撤销，而且在吴国的威逼之下，蔡国必须和吴国交换领地。而吴国指定的迁都之处乃是无法生存的瘴疠之地。这样的消息已经传来好几次了。

就在人们为此事议论纷纷之际，仿佛为了证实此事似的，传来了平时亲楚的人物公子驷死亡的噩耗。虽然不知公子驷因何而死，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严重的事态已经落在被护城河围绕着的蔡国的方形王城之上了。

当那漆黑的、没有月光的漫漫长夜终于过去，黎明的曙光刚刚映在汝水的水面上时，传来了吴军从城里撤退的消息。群众立刻分成几十伙，朝着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壳的城邑走去。

随后，在人群中又传来蔡国的当政者已于昨夜被吴军押往吴国势力范围之下的州来的消息，也即是说，那个州来已是吴国指定的、代替楚地的新都了。至于昭侯是在前往州来的一行人之中还是至今仍然留在城里，就无人得知了。

我们回到城里一看，昨夜发生的一切简直像梦，吴军和战车早已无影无踪，街头上只残留着吴军篝火的灰烬，没费多大力气，城里就恢复常态了。